



伪廷幽影录

——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

伪廷幽影录

——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

黄美真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兴茂 刘 剑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

黄美真 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1年5月第一版·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 字数：318千字

印数：1—7000册

ISBN 7—5034—0303—9/K·221

定价：6.20元

5001450

编者的话

抗日战争时期，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悄然带了几个亲信离开了战时陪都重庆，经昆明、河内尔后又潜赴上海、南京。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树起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帜，经过了一年多的策划，建立了与重庆名称相同的另一个国民政府。

这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自1940年3月30日鸣锣开张至1945年8月16日停鼓收场，其间虽只有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七天的寿命，便烟消云灭了，但历史记下了这极为丑恶的一页。

本书收录的文章，作者原来大都是当时汪伪的政要，参与最高核心机密，至少也是知情者。他们经过多年的反省，对过去这段经历有了认识，本着保存史料的态度，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撰写的这些回忆录，翔实、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汪伪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不少是以往鲜为人知的内幕秘密。这对于我们加深了解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罪恶历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收录的文章，全是据作者的手稿整理而成的。有些文章，由于作者写作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全凭自己的记忆，原稿中难免有时序颠倒，误甲为乙的差错，我们整理时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订正了史实，调整了内容，文字也作了加工润色。有些文章，由于作者当年所处的地位不同，岗位不同，见地不同，所述情节不尽一致，一时又难以考订的，我们整理时均未加改动，有待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

本书收录的文章，有些是陈祖恩、朱弘、章清等同志协助整理的，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86年9月

ZU30/10

目 录

编者的话

伪廷幽影录

——对汪伪的回忆纪实·····	罗君强(1)
庐山谈话会·····	(1)
低调俱乐部·····	(2)
高宗武秘密赴日·····	(4)
艺文研究会·····	(6)
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8)
汪精卫逃往河内·····	(11)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第一炮·····	(13)
汪记汉奸集团的雏型·····	(14)
蒋介石的对策·····	(16)
汉奸集团的经费来源·····	(18)
胡兰成以汉奸理论受上赏·····	(19)
汪精卫带领伙伴参拜东京日酋·····	(20)
魔窟76号·····	(21)
何行健被刺，王天木下狱·····	(25)

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6)
几个汉奸预备团体·····	(30)
江湾军官训练团·····	(31)
陶希圣、高宗武逃往香港·····	(32)
南北汉奸的分赃会议·····	(34)
中央政治会议的把戏·····	(35)
傀儡班开锣·····	(38)
军事顾问部与经济顾问部·····	(41)
陈公博想以政统军·····	(42)
褚民谊大遭晦气·····	(43)
军事委员会的演变·····	(44)
中央储备银行·····	(45)
混乱币制制造混乱·····	(48)
全国经济委员会·····	(50)
特工的公开机构警政部·····	(51)
清乡委员会·····	(52)
中日文化协会·····	(54)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	(55)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	(56)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与共和党·····	(58)
新民会、大民会、安清总会、洪 门协会·····	(59)
陈璧君坐镇广州·····	(61)

汪伪与国内资产阶级·····	(62)
对渝工作委员会·····	(63)
丁默邨的“社运”花样·····	(64)
汪、周、梅、罗送子为质·····	(64)
周佛海大办私人报纸·····	(65)
丁、李斗争影响苏成德·····	(67)
中央党务训练团·····	(69)
陆军学校与将校训练团·····	(69)
汪公馆内的“特约记者”·····	(70)
汪精卫杀死三刺客·····	(70)
周佛海与戴笠的勾结·····	(71)
我怎样落水当汉奸·····	(75)
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	陈春圃 (78)
自序·····	(78)
高宗武秘密东渡·····	(80)
重光堂“密约”之由来·····	(82)
汪精卫出逃重庆·····	(84)
“艳电”的发表·····	(86)
叶蓬等人之投汪·····	(87)
河内刺汪案·····	(90)
汪精卫仓皇逃沪·····	(92)
汪记国民党六大·····	(94)
傀儡新班底·····	(96)

汪、王、梁会谈·····	(100)
高宗武、陶希圣拆伙·····	(102)
官位争夺战·····	(105)
伪中央政治会议·····	(110)
傀儡小朝廷·····	(112)
青年、国社两党琐闻·····	(116)
合并杂牌政团·····	(118)
培养军官与收编伪军·····	(120)
“曲线救国”·····	(123)
太平洋战争后的“落水”者·····	(126)
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	(128)
抗战中期我与敌伪周旋记·····	李任夫 (135)
日汪勾结掠夺中国资源概述·····	袁愈佳 (157)
强占中国工矿企业，控制华中工业	
生产·····	(158)
遍布侵略魔爪，实行殖民统治·····	(159)
严密封锁上海，垄断中国工业	
产品·····	(160)
发行军用纸币，控制中国经济·····	(161)
勾结汪伪掠夺粮食的开端·····	(163)
控制经济市场，策动中国交易所	
复业·····	(164)
以发还“日军管理工厂”为钓饵，	

诱使中国大资本家上钩·····	(166)
利用取缔囤积居奇，搜刮战略物资·····	(168)
设置物资统制机关，加强经济统制·····	(169)
积极拉拢中国大资产阶级，组织垄断机构“商统会”·····	(170)
实行内部整纪，限制日本浪人活动·····	(173)
毒死汉奸特务头子借以笼络人心·····	(174)
惩办伪粮食部大贪污案，加紧搜刮米粮·····	(177)

日本加强掠夺华中战略物资炮制

“商统会”的经过·····	袁愈佳 (181)
我所知道的汪伪海军·····	张绍甫 (218)
汪伪海军的前身·····	(218)
青岛炮艇队·····	(222)
水上巡查队·····	(222)
伪中华民国海军的成立·····	(223)
国民党投敌的海军军官·····	(226)
汪伪海军的人事、组织、编制·····	(228)
派系之争与日本的控制·····	(233)
汪伪海军的罪恶活动·····	(236)

日本投降后的汪伪海军·····	(240)
部分汪伪海军的觉醒·····	(243)
汪伪中央海军学校亲历记 ·····张绍甫	(245)
前言·····	(245)
伪中央海军学校的前身——水巡	
学校·····	(246)
伪中央海军学校的成立·····	(249)
学生来源，在校情况·····	(253)
中央海军学校辅导部·····	(255)
辅导部的教学方针·····	(258)
二个日本间谍促使辅导部改变方式··	(262)
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265)
我所知道的“黄卫军” ·····刘建新	(270)
千里哀鸿说“清乡” ·····汪曼云	(278)
日汪为什么要发动“清乡”·····	(278)
主持“清乡”人选的换马·····	(279)
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委员长”··	(280)
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	(282)
被日本牵着鼻子走·····	(285)
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	(286)
五光十色的“训练班”·····	(287)
寸步难行的“封锁线”·····	(288)
做官要做“清乡”·····	(289)

想遮丑反而更出丑	(294)
镇江地区的“清乡”	(295)
汪精卫“视察清乡”	(298)
周佛海的苏南“清乡区”之行	(299)
“清乡”清到了一个“江苏省主席”	(302)
居心叵测的“清乡干部学校”	(304)
李士群敲了周佛海的竹杠	(307)
“永兴隆”永不兴隆	(308)
畑俊六被搬到嘉兴	(310)
突然夭折的“太湖东南第一期清 乡”	(314)
两浙的“清乡”	(317)
陈璧君的苏杭之行	(319)
“清乡委员会”的撤销与“清乡 事务局”的成立	(328)
所谓“清乡工作会议”	(330)
“清乡”的末台戏	(331)
汪伪政府末日记	巫兰溪 (333)
所谓“代主席”的由来	(333)
“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	(335)
筹备汪记全国党代表大会	(337)
汪伪末台戏的收场	(339)
汪伪政权垮台前琐记	袁愈隽 (343)

汉奸自找出路	(343)
周镐事件与汪伪内部矛盾	(346)
陈公博东逃日本与周佛海西去 重庆	(349)
我在南京被捕	(352)
在夫子庙宪兵学校和宁海路25号	(355)
陈公博被解回南京	(357)
汉奸们在狱中的交谈	(361)
陈公博的末日	(364)
审判汉奸种种	(367)
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	(369)
我在南京受审与被释	(370)
我与汪精卫	杨玉清 (373)
我所知道的陈公博	王以义 (387)
陈公博的家世	(387)
陈公博和改组派	(389)
实业部长陈公博	(391)
军委会第五部与陈公博的去欧	(396)
陈公博的下场	(400)

伪 廷 幽 影 录

——对汪伪的回忆纪实

罗 君 强

庐山谈话会

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面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遂联名具柬，邀请他们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以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勱、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伦、高宗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一位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位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向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是和叶楚伦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7月8日船抵九江，叶楚伦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谈话会仍然如期召开，但嗅不出一点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计划还想第二次第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见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特别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表面抗战、实际拖延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长^①，张群为秘书长，好像是左右丞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陈布雷、周佛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的。第六部（党务、特务）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两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已在“八·一三”搞起了上海抗战，他心里还是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南京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他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了大幅英国米字旗，日军飞机看见这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仍然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1934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间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

^① 应为参谋总长。——责编

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进行“调解”，周佛海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建议。

1938年1月，国民党各方首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于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长）^①等人，都已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此时蒋介石正往来于河南开封附近，亲自布置捕捉韩复榘。张群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也讲了话，蒋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也拿着话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讲话历来是噜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曾于1939年3月公开发表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德曼的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① 孔祥熙原为行政院副院长，1938年1月1日，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长。

高宗武秘密赴日

陶德曼调停虽成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精卫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蒋遇事惯于骑两头马，听了他们的话，正中下怀，遂决定秘密派高宗武（当时是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赴香港，寻找门路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事蒋介石是背着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真是不可思议。

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张军用证明书，目的在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因为非军职人员不能持用军方证明书，我便私自填了一张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宗武，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6000元（约合2000美元），陈布雷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我又只得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

高去了两三个月，从香港回汉口^①。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 妥慎迎接。我到机场时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篋，以免特务检查，还送他上车，高随即与张群同车驱赴陈布雷处。高宗武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投降降心切，但又怕中共和人民不答应，同时大约日方所提的条件也过苛，使他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表示让

^① 高宗武自1938年2月去香港、上海后，曾于同年4月2日、5月30日两次回汉口报告与日本有关人士接洽“和平”的情况，这里指的是高第二次回汉口。